

泉州印象

邓有民

我们游闽的第二站便是泉州。泉州和下一站长汀都是福建的历史文化名城,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,泉州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,表现在建筑、宗教、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等各个领域,在2021年成为了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其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很多,其中开元寺、洛阳桥、安平桥、崇武古城、灵山圣墓等,都值得一看。因时间安排紧凑,我们重点看了洛阳桥与开元寺两处名胜古迹。

洛阳桥作为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,始建于宋嘉祐四年(1059年),泉州太守蔡襄主持造桥工程。蔡襄是大名鼎鼎的“宋四家”(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)之一。洛阳桥建成后历经风雨侵蚀与战火洗礼,至今已近千年仍雄跨在洛阳江上,确实算得上是人类桥梁建筑史上的奇迹了。走在古老的石板桥面上,真切感受到古人造桥的精湛技术,由衷赞叹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,以及向往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景。走过700多米的洛阳桥,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,想象中有多少达官显贵、商贾巨富、文人雅士、侠客仕女——当然,更多的是芸芸众生、无以计数的男女老幼。他们摩肩接踵、来去匆匆地行走在这座千年石桥上,日夜不停,川流不息。仿佛蓦然回首,就能邂逅一位古人,或是一位风雅儒生,或是一位簪花仕女,或是一位负剑侠客,或是一位推车老汉,或是一位提篮大娘,或是一个摇着拨浪鼓飞跑的孩童,……这些似曾相识的面容,在夕阳的余晖下,似乎变得更加清晰、动人——仿佛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的声音,而每个人一生的经历,都可以写成一部情节跌宕起伏、命运悲欢离合、文字精彩纷呈的大戏。每个人都是主角,又都是配角,从开场演到结尾,直到谢幕,直到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直到生死轮回,无休无止……

从洛阳桥打车回到繁华的鲤城区西街。街上游人如织,随处可见簪花的女孩——当然,也有不少簪花的中老年妇女。街道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小吃店,油炸飘香,生意火爆。走进一家小餐馆,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。“海蛎煎,面线糊,姜母鸭,鱼丸、肉燕……”——随着服务员一边上菜,一边报菜名,我们早已等不及了,顾不得斯文与体面,便狼吞虎咽、大快朵颐了。顷刻间风卷残云,一扫而空。伸手摸摸便便大腹,很是惬意起来,没由来地记起了一句诗:“半城烟火半城仙”。

铜仁卷粉的横断面

句芒之路



写下这个标题,不禁莞尔。早在“内卷”成全国网络热词的N多年前,铜仁卷粉就已经在如何“内卷”上行思践悟了。铜仁卷粉,卷得简单而又复杂,且卷且美。简单在于,主角配角分工明确,剧情不要求紧张刺激,火候不要求细致入微,粉皮到位,佐料到位,卷摊开,料各取适量入内,双手上场,卷——就是。复杂在于,第一,米皮要有韧性。看似只是一张厚度2厘米左右、直径约莫20厘米的圆形米皮,里外透着初春嫩芽般的葱绿,你以为它只负责卖萌即可,其实它更需要像一位将军,架势魄力都必须镇得住麾中的千军万马,不然还没卷完佐料就这里钻出那里漏开,不是吃卷粉的人“社死”,就是卷粉老板的生意到了尽头。第二,佐料要有多彩性:酸辣椒、糍粑辣椒、油辣椒各自炒好,主打红色系;豆腐干切丁,洋芋切丝,折耳根切节,绿豆芽过水煮一小会后本色出演,可谓米色系;海带丝深青,胡萝卜丝橙红,酸萝卜丁亮粉,黄瓜丝白绿相间,煎炸后的花生米有着太阳暴晒后的古铜色……有挑战难度的是,你每一样都得妥帖弄好,不然卷在一起后就容易成乌合之众,更别提抱团效应。因为众口委实难调,所以你不能不辣,但也不能辣得让人喘不过气;你不能不酸,但也不能让人酸掉大牙;你不能不放盐,但也不能咸到遭至调侃:“喂,今天盐巴减价啦?”所以的所以,一切的一切,商



开元寺

口腹之欲很容易得到满足,精神享受却永不满足。饭后再度融入熙来攘往的西街人流中去,眼前总是晃着青春的、年老的、色美的、色衰的各种簪花女郎,不知不觉感到了审美疲劳。幸好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庙宇,两座高塔分东西矗立在参天古树和殿宇屋脊之上,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,蔚为壮观!走近庙门一看,匾额上镌刻的正是“开元寺”三个大字,不觉心生欢喜,一抬脚便进去了。不想这原本是佛门清静

的地方,却也穿梭着这许多靓男俊女,负责给簪花女郎照相的小哥跑前跑后,殷勤备至,常常打断我读碑文和细看石雕的兴致。这座始建于唐垂拱二年(686年)的寺庙,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。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至今天依然香火不断,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,其中不乏烧香礼佛、求签问卦、祈福消灾的善男信女。正当我读罢碑文,了解到镇国塔与仁寿塔的建造历史与工艺技术,心中感叹其结构的精巧与稳固,曾经8级大地震而屹立不倒的奇迹时,一位中年妇女突然挡住了我观赏石刻浮雕的视线,原来她正在兴致勃勃地跟石塔合影。只见她又席地而坐,指着身旁镌刻着一个“心”字的石壁,摆出poss要我给她拍照。

完了,她还煞有介事地对我说,你看这个“心”字很特别哦,中间的一点落到了“竖弯钩”的下方,这就是佛说的放下“心”来的意思啊!我微微一笑,随口问道:“你读过《金刚经》吗?”她显出一脸茫然的样子。佛说:“过去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。”又说: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佛门性空,这个空了的“心”真是禅意深长啊。她张着嘴巴,欲言又止,但很快又跑到别处去摆poss拍照了。

家不能以为号称万物皆可卷就可以高枕无忧,怎么卷得皆大欢喜才是真谛。铜仁卷粉,大街小巷都有商贩布局,有的主题单一,独卖卷粉;有的搭配米豆腐、凉粉等,摊子摆到一定年头,回头客不断递增的,都是小小生意赚大钱的典型案例。最有名的当属小十字老偏卷粉,黄金位置,过往游客如鲫,得地利人和,摊前常常排着一溜长队,一到夏天,更是将原小十字商场的出入口堵得水泄不通。老板、服务员一人负责取各色佐料到瓢中搅拌均匀,然后全铺在粉皮上。取时右手拿勺,左手掌瓢,在盘子间犹如蜻蜓点水,快时动如迅雷;另一人负责裹卷,将一张粉皮从一沓众粉皮中剥离开,三边粉皮折叠覆盖,然后卷成饱饱满满的食物柱,逆等候多时的顾客。付款的二维码和小喇叭在头顶,整天为主人不停歇地播报进账的好消息。铜仁卷粉的追捧者,女客占大比,夏天的铜仁闷热,名副其实的火炉子,不喜热食的直接将卷粉当正餐,入口酸辣清凉,还有嚼劲,有与西瓜媲美的解暑功效。更有过分的,直接当减肥餐吃。哈,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孩来说,可能还真是种偏方。一日经过一家新开的店,门头广告做得时尚亮堂,拍摄考究的美食照片勾着人的眼和胃。下一秒,第一次见到铜仁卷粉的横断面,红橙黄绿青粉紫,密密挨挨,圆圆满满,唉,这种内卷法,你说怎么不爱死个人。

时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。
 地点 河沿村。
 人物 方翠:女,29岁,河沿村(下同,省)纸厂厂长。孙大鹏:男,30岁,村纸厂副厂长,方翠男友。刘支书:男,42岁,村支书。姚老歪:男,50岁,原村纸厂承包人。李一枪:男,35岁,村民。张老四:男,四十岁,村民。陈三娘:女,39岁,村民。游春香:女,43岁,村民。王大脚,男,40岁,村民。王小松:男,12岁,村小学生。张兰:女,12岁,村小学生。郭荣:女,10岁,村小学生。宋光光:男,10岁,村小学生。群甲:男,23岁,村民。群乙:男,20岁,村民。警察甲、乙:男,27岁、25岁。

第一幕

[方翠家。这是一座小院。院里宽敞、洁净。用石灰勾勒的房檐,分外醒目。一块“河沿村纸厂”的牌子挂在院门的右墙上。院里的一角摆放着造纸的原材料。][幕启:一阵雷声滚过。王小松、郭荣、宋光光从屋里奔跑出来。

王小松:要下雨了。我们赶快把院坝上的材料搬到屋里去。
 郭荣:方姨不是不准我们做这些事的吗?
 王小松:那要看是什么时候。
 郭荣:什么时候怎么啦?方姨说了,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。
 王小松:那我们也不能眼看这些材料着雨淋啊?
 郭荣:淋就淋吧。
 王小松:郭荣,你还有没有点良心?
 郭荣:我怎么没有良心了?
 王小松:你有良心?方姨把我们接到她家,供我们吃,让我们住,还帮我们出书学费。眼看要下大雨了,我们帮她做点事情难道还不应该吗?

宋光光:你们就别吵了。赶快搬吧。
 [院门外姚老歪的身影一闪。][郭荣赌气似的弯腰抱材料。][王小松、宋光光也跟着抱起来。][突然雷声大作。][姚老歪举起相机对着王小松等人拍照。][大雨倾盆而下。][王小松三人冒雨来回奔跑着抢搬材料。][幕后响起由远而近的汽车声。][姚老歪闻声慌忙逃窜。][急刹车声响起。][风雨声渐弱。][方翠、孙大鹏跑上。]
 方翠:这雨下得真不是时候。再迟一点,我晒在院坝里的材料就有救了。
 孙大鹏:你还有心思想那些材料?
 方翠:我怎么不想?那可是上千块钱呢!
 [两人走进院子,见晒在院坝的材料已经全部被搬到屋檐下了。]

接着,他们的目光落在了三个被雨水淋湿了的孩子身上。
 方翠:(激动地)你们——
 孙大鹏:谁叫你们搬的?
 [王小松三人你望我,我望你。]
 方翠:你们都是懂事的孩子,我非常感谢你们。
 孙大鹏:还感谢?这事要是被姚老歪看见了,正好作为告你雇用童工的证据。
 方翠:他说我雇用童工,我就雇用了?派出所可以来调查嘛。
 王小松:方姨,我们——
 方翠:不关你们的事。赶快进屋把衣服换了。

[王小松、郭荣、宋光光三人下。]
 孙大鹏:我早就说过,好心未必得到好报。
 方翠:我图的是这个吗?别人怎么想我不管,你应该清楚。
 孙大鹏:光我清楚有什么用。姚老歪都把你告到县里去了。
 方翠:我们纸厂有童工吗?没有。没有。
 孙大鹏:厂里是没有。人家姚老歪抓的是——

方翠:你不要说了。
 孙大鹏:你看这样好不好?
 方翠:你就那么怕事?
 孙大鹏:不是我怕事。我是为你,为我们的纸厂,为纸厂那二十多个工人着想。
 方翠:你少给我绕弯子。
 孙大鹏: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无论如何得让孩子们先回去住些日子。
 方翠:(生气地)亏你想得出。他们的父母死的死,残的残,没死没残的,到外面打工去了。你叫他们回去,不是等于让他们失学,让他们流浪吗?
 孙大鹏: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 方翠:今天说了就算了。以后,不准再提这事。

孙大鹏:你不要固执好不好。
 方翠:我怎么固执了?
 孙大鹏:难道你真不明白姚老歪的用意?
 方翠:我明白得很。他不就是看我办纸厂发了财,眼红了,又想着法想夺回去吗?
 孙大鹏:既然明白,那就退让一步。
 方翠:退让,我为什么要退让?
 孙大鹏:我不是已经讲明白了吗?
 方翠:姚老歪的用意你难道就看不出来?
 孙大鹏:我就是看出来后才叫你先退让一步。

方翠:这纸厂是他不肯办了才把你个烂摊子甩给我的。现在纸厂有利润了,他又想夺回去。没那么容易。
 孙大鹏:电视你也看了,各级政府对非法雇用童工的事情十分关注。现在姚老歪抓住你雇用童工不放,我们要是不作退让,会惹出麻烦来的。
 方翠:什么雇用童工?他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
 孙大鹏:我知道你把纸厂接过来,费尽了心思,好不容易才有了效益。
 方翠:知道就好。
 孙大鹏:可是,眼下为了保住纸厂,不让姚老歪抓住把柄,是很有必要退让一步的。
 方翠:姚老歪的为人你知不知道?
 孙大鹏:所以嘛才——

七幕话剧:希望的田野

编剧 林盛青

方翠:你给他一个手指头,他巴不得把你整只手都吞下去。你说,我能退让吗?
 孙大鹏:有时候退,是为了更好的进。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了。
 方翠:我不懂?我看不出你是先前有棱有角的性格被世俗都快磨光了。
 孙大鹏:你真的不明白?
 方翠:我没心情去弄明白那些无聊的事情。
 孙大鹏:还有件事情。
 方翠:不是关于纸厂的,我不听。
 孙大鹏:当然跟纸厂有关。
 方翠:说。
 孙大鹏:姚老歪听说你作为乡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后,四处活动,想拉拢一些人把你选下去。

方翠:该我当,他整我不下去。不该我当,哭也哭不来。再说,我哪有心思管这些闲事,纸厂改制的事还忙不过来呢。
 孙大鹏:你硬是要将纸厂改成股份制?
 方翠: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规模,让更多的乡亲分享到纸厂的红利,从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。
 孙大鹏:我不同意。
 方翠:当初我接纸厂的时候就说过,只要有我方翠的饭吃,就有乡亲们

的饭吃。
 孙大鹏:(冷笑)多么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。
 方翠:你嘲笑我?
 孙大鹏:好了好了。不说那些不愉快的事。还是顾眼前的事要紧。
 方翠:改制的方案我写了个初稿,抽时间你帮我看看。
 孙大鹏:我会看吗?
 方翠:你必须看。
 孙大鹏:我要不看呢?
 方翠:真的不看吗?
 孙大鹏:改制我都不赞成,为什么要看你那个破方案呢?
 方翠:叫你看是尊重你。纸厂改制的事,你同不同意我都是要干的。
 孙大鹏:(气急)你你你——
 方翠:大棚,我知道对纸厂改制一直想不通。

孙大鹏:那为什么你还要一意孤行?
 方翠:我是想——
 孙大鹏:(讥讽地)一人富了不算富,共同富裕才是富。
 方翠:这难道错了吗?
 孙大鹏:好了好了。我不想跟你说那些废话。姚老歪告状的事,你怎么对付?
 方翠:他是别有用心。
 孙大鹏:正是因为 he 别有用心,我们才该引起高度重视。
 方翠:我心中无冷痛,还怕吃西瓜?
 孙大鹏:你呀你呀,什么都好,就是有时过于自信。
 方翠:自信不好?
 孙大鹏:不管怎么说,乡里把你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,是对你办纸厂取得成绩的认可,你不该放弃。
 方翠:我图这些吗?
 孙大鹏:图不图是一回事,当不当是另一回事。

方翠:这么说,你很看重哪个人大代表?
 孙大鹏:你不是口口声声想多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吗?要想实现这个愿望,你就得争取当人大代表。那样,你才有更多的机会为乡亲们办事。
 [王小松、郭荣、宋光光换衣服后背着书包从屋里走出来。]
 方翠:照你的意思,我必须要在人大代表与孩子们之间作个选择?
 孙大鹏:我没有强迫你啊。
 方翠:你这跟强迫有什么区别?
 孙大鹏: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。
 方翠:(严肃认真地)孙大鹏,我告诉你,孩子们就住在我家,他姚老歪要怎么说他死去。

王小松:方姨,我们——
 方翠:这不关你们的事。去,高高兴兴上学去。
 宋光光:是我们给你和叔叔叔添麻烦了。
 方翠:(轻松地)没有啊。你们要是不在,我这心头一天都是空落落的。
 王小松:方姨,你对我们好,我们心头都记着。刚才你跟孙叔叔的话,我们都听到了,你就让我们回家去住吧。
 孙大鹏:(拉方翠于一边)既然孩子们都知道了,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呢?
 方翠:孙大鹏,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
 郭荣:我——(哭)我——不回——不回——

方翠:(拍郭荣的肩)郭荣,不哭。没有人叫你们回去住。
 郭荣:真的?
 方翠:真的。
 郭荣:方姨!(喊着扑向方翠)
 方翠:孩子们时间不早了,上学去吧。
 [王小松、宋光光、郭荣下。]
 孙大鹏:你呀你呀——
 方翠:孙大鹏,你没有经历过无爹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。
 孙大鹏:打住打住。这事暂不谈,好不好。
 方翠:那你想说什么?
 孙大鹏:(一字一句地)我们的婚事。
 方翠:(内疚地)结婚的事,是我对不起你。婚期一拖再拖。
 孙大鹏:这回事你再不能拖了,我把日子都定下了。
 方翠:(意外地)你先怎么也不透个风

给我。眼下我正忙着纸厂改制的事,你看不是——

孙大鹏:又要推迟婚期?
 方翠:(撒娇地)亲爱的,你就理解理解我嘛。
 孙大鹏:我理解你。可我妈不理解我啊。
 方翠:(摇孙大鹏双肩)你就多做做你妈的工作嘛。
 孙大鹏:做工作?你说得轻巧。
 方翠:这么说,你是不跟我同一条心了?
 孙大鹏:我放弃了在城里做生意赚钱的机会,回来帮你办纸厂,还说我不跟你同一条心。
 方翠:生气了?
 孙大鹏:我哪敢生厂长的气。
 方翠:(得意地)我量你也不干。
 孙大鹏:我妈的意思是——
 方翠:傻瓜。我什么都明白。
 孙大鹏:明白还拖什么拖?
 方翠:等纸厂改制结束我们就结婚。
 孙大鹏:还是纸厂比我更重要啊!
 方翠:(灵机一动)你刚才不是说,姚老歪在打纸厂的主意吗?
 孙大鹏:千真万确。
 方翠:在这样的紧要关头,你说是结婚重要,还是摆平姚老歪重要?
 孙大鹏:你总是有理。
 方翠:看来你还是跟我一条心的。奖励你一下。(亲孙大鹏)
 孙大鹏:又想用美人计来麻痹我,软化我?

方翠:不说那些儿女情长的事了。这纸厂改制的事——
 孙大鹏:我保留意见。
 方翠:还是想不通?
 孙大鹏:想不通。
 方翠:仍然不同意?
 孙大鹏:不同意。
 方翠:(生气)孙大鹏——你——
 孙大鹏:我不跟你争论。
 方翠:我看你是自私心在作怪。
 孙大鹏:请你冷静,先考虑眼下的事情。
 方翠:不就是姚老歪告我状吗?
 孙大鹏:我的意思还是让孩子们暂时先回去住些日子。
 方翠:不行。一天都不行。孩子们是我一个接来的,我就要对他们的衣食住行负责。

孙大鹏:我们又不是不管他们。
 方翠:你那样做就是不管。
 孙大鹏:你小声点。
 方翠:我告诉你孙大鹏,我什么也不怕,不但住在家的孩子不能走,我还要把另一个孩子接到家里来。
 孙大鹏:(意外)你——还要接?
 方翠:姚老歪不是说我雇用童工吗?那我就再“雇用”一个。
 孙大鹏:这么说你还是不肯让步?
 方翠:其他的事情,我可以让步。让孩子们回家的事,我坚决不让。
 孙大鹏:你——太固执了。

[幕后来姚老歪的声音:娃娃些站到起。]

[姚老歪上。刚才的服装已经更换。此人偏瘦,精明而狡诈。]

[情绪低落的小松、郭荣、宋光光三个孩子跟在姚老歪身后。]
 方翠:你们怎么回来了?
 王小松:他(指姚老歪)不准我们去学校。
 方翠:姚叔,你是什么意思?
 姚老歪:把娃娃们交回家,是不是想把罪行藏起来啊?
 方翠:我有什么罪行需要藏起来?
 姚老歪:幸亏我来及时。
 孙大鹏:姚老歪,你想干什么?
 姚老歪:干什么?你们心中不清楚吗?
 方翠:不清楚。
 姚老歪:怎么早不叫娃娃们回家,晚不叫娃娃们回家,偏偏在就要选举乡人大代表的时候叫娃娃们回家?
 王小松:方姨没有叫我们回家。
 郭荣:我们是去学校读书。
 姚老歪:哟,真有两下子,(转对方翠)一个个还都被你们骗服贴了。
 孙大鹏:你什么意思?
 姚老歪:(奸笑)嘿嘿——嘿嘿——意思嘛——

方翠:你把孩子们拦回来,不就是想说我雇用童工吗?
 姚老歪:聪明人就是不同。
 方翠:你睁大眼睛看看,他们是童工吗?
 姚老歪:是不是,你各人心头清楚。
 孙大鹏:姚老歪,你做事不要太缺德了。
 姚老歪:我缺德?你们雇用童工才缺德呢!
 方翠:我雇没有雇用童工,乡亲们都有一双眼睛。
 姚老歪:没有雇用童工,(手指王小松等人)那他们是什么?
 孙大鹏:姚老歪,你不要血口喷人。
 姚老歪:你们以为纸厂就那么办好吗?
 方翠:姚老歪,好办不好办,你心头最清楚。当初是你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了我,是乡亲们再三说情,我才接手的。
 姚老歪:(阴阳怪气地)你赚钱的秘诀原来是雇用廉价的童工啊。
 方翠:你放屁!
 宋光光:方姨对我们很好,从来不让我们做任何事情。

王小松:我们不是童工。
 郭荣:要不是方姨接我到她家,我就读不成书了。
 孙大鹏:姚老歪,说话可得要有证据啊。
 姚老歪:证据——(意味深长地)我当然会有。
 方翠:请你出去。
 姚老歪:我今天来是告诉你,纸厂迟早是要重新回到我手头的。
 方翠:那我也告诉你——休想。
 姚老歪:好。那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。(下)
 方翠:我奉陪。
 [三个孩子向方翠围走过来。][方翠双手搭在王小松、宋光光的肩上,然后一起向屋里走去。][孙大鹏愣了一下也紧跟着进了屋里。][切光。(待续)